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十二 經部

晦菴朱文公易說卷十五　　宋　朱鑑　撰

文言傳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利貞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至孔子方解作四德易只是尚占之書 廖德明録

文言上不必大故求道理看來只是協韻說將去潛龍

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它要說處便說不必言專說人事天道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雖分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

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乾之德也曰它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略自不同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　黄義剛録

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筮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而彖辭文言皆以為四德熹嘗疑如此等類皆是別立說以發明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馬之貞則發得甚相似矣楊道夫録

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楊宗範却說元亨屬陽利貞屬陰此却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陰中之陽晏淵録

致道問元亨利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貞

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陰陽極處其間春秋便是過接處林恪録

文王本説元亨利貞為大亨利正夫子以為四德梅蘂初生為元開花為亨結子為利成熟為貞物生為元長為亨成而未全為利成熟為貞甘節録

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龔蓋卿録

先生又曰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

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不貞則無以為元也董銖録

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為溫涼燥濕以四方言之為東西南北甘節録

生底意思是仁殺底意思是義發見嘉會是禮收又記是深

字

藏不測是智同上

又曰温底是元熱底是亨涼底是利寒底是貞同上

問知覺是仁中之一件否久之曰生底是仁又曰仁義禮智是四箇根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根上所發底苗又曰生是元長是亨收斂是利藏是貞只是一箇氣理無形故就氣上看理也是恁地次日又曰仁是根愛是苗又曰古言仁多以慈祥豈弟易則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何嘗以知覺為仁又曰程子曰仁

是理此說太虛如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說
却是緊要底節問仁如何包四者荅曰易便說得好
元者善之長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又曰
義禮智無仁則死矣何處更討義禮知來同上
問文言四德一段先生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
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
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
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亨是嘉之會此句

自來説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爲夏於人爲禮

周子遂喚作中

利者爲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者乃事之榦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的正故於時爲

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為體仁為我之骨我以之為體仁皆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無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

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無不和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為義之和也蘓氏說利者義之和却說義慘殺而不和不可徒義須着些利則和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物義是苦物恐人嫌須着些利令甜此不知義之言也義中自有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無不利非和而何貞固足以幹事者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為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

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之有楨榦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為骨俗謂之夜乂木無此則不可築横曰楨直曰榦無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 董銖録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先生曰禮智說得猶寛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

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

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

乃智之實也同上

先生曰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得

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

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

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

當精看此等處同上

春秋傳言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何却喚做元如程先生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源金去偽録

道夫問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須是先識得元與仁是甚物事更就自家身上看甚麽是仁甚麽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自家如何

一箇便包得數箇只荅云只為是一箇問黄榦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宫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静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且如這箇卓子安頓得恰好時便是仁蓋無乖戾便是生意窮天地亘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故曰仁者與物無對以其無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如此體仁便不是便不是生底意思卓子安頓得恰好只可言中不可謂之仁

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爲是那嫩小底便有仁底意思在問如所謂初來意思便是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曰這便是地頭着賊便是那元字上着賊了如合收斂而不曾收斂時便是利底地頭着賊了如合貞靜時不能貞靜便是正底地頭着賊了以一身觀之元是頭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胷腹貞便是元氣所歸宿處所

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今若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地說則太煞分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若以一歲之體言之則春便是元然所謂首夏清和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便是利之元到那初冬十月便是貞之元也只是初底意思便是道夫曰

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便見久之復曰正如天官冢宰以分職言之特六卿之一耳而曰建邦之六典則又統六卿也楊道夫録

先生問幹以仁包四者之義幹曰康節先生詩云天根月窟常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程先生亦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且如一卓一椅安頓得是便是仁蓋

無乖戾便是生意故曰仁者與物無對以其无往非
仁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先生曰一卓一椅安頓得
是只可謂之中不可謂之仁要理會得仁當就初生
處看便見得仁字分明以人身觀之元是頭亨是胷
腹利貞是元氣歸宿處所以人頭謂之元首穆姜亦
曰元者體之長也如春夏秋冬春為一歲之首由是
而為夏由是而為秋為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
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以元亨利貞言之只是一

箇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四箇元字便是包四德下一箇元便是主一事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亨之元者夏四月初是也利之元者秋七月初是也貞之元者冬十月初是也程先生亦謂雞雛可以見仁者亦是看其初生意思也問物理固如此就人心思慮上觀之如何先生曰思慮方萌持守得定便是仁如思慮方萌時錯了便是賊其仁當施爲時錯了便是

賊其禮當收斂時錯了便是賊其義當貞靜時錯了便是賊其智凡物皆有箇如此道理

所論春不可以包夏秋冬亦未然若如所論則是元字是揔說下面須更添一字與亨利貞别為四德矣豈理也邪

答林德久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德此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說一箇

利則利又大也元者善之長也善之首也亨者嘉之會也好底會聚也義者宜也利即義也萬物各得其所義之合也榦事事之骨也猶言體物也看此一段須與太極圖通看四德之元安在甚處剥之爲卦在甚處乾天也一段在甚處方能通成一片不然則不貫通少間看得如此了猶未是受用處在 此因問近思録首數條○葉賀孫録

先祖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一事專言包四者

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是成得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此偏言也然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葉賀孫錄

道夫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也只是先生向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自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

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耳楊道夫録

或問論語言仁處先生云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温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鄭南升録

又曰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陰陽剛柔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是箇胚樸裏便有這底

仁義禮智只把元亨利貞春夏秋冬看便見知覺自是智之事在四德是貞字而知所以近乎仁便是四端循環處若無這智便起這仁字不得

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有此理所以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始云云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至云天地閒無無理之氣所以有此氣者以其有此理也楊至録

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
兩箇不曾相離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這四箇只
管涵泳玩味儘好

故曰乾元亨利貞他把乾字當君子 晏淵録

問元者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為四者之長
是善端初發見也

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

時無次第生時却有次第 蕭佐録

氣無始無終是從元處説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無空缺時然天地間有箇局定底如四方是也有箇推行底如四時是也理都如此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有此理故易傳只説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不説氣只説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

伊川所說四句自動不得只為遂字成字說有未盡熹略添字說盡 舒高錄

易中言元者善之長說得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底物事說做知覺時知覺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孝弟慈和柔愛皆屬仁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君子幽探萬化原 齋居

感興

詩

先生問道夫曰公别看甚文字曰只看近思録今日問箇明日復將温尋子細熟看曰如適間所説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將來子細研究如濂溪通書只是反覆説這一箇道理蓋那裏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 楊道夫録

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仁仁只是箇道理須着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

之之說却覺不是

伊川說利物足以和義覺見它說得糊塗如何喚做和合於義四句都說不力 晏淵録

問孟子言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為利却成在第三曰禮是陽故云亨謂之仁義禮智猶東西南北所謂元亨利貞猶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 林夔孫録

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所以有此物便有是氣所以有

此氣便有是理都在這裏伊川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通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四句自動不得只為遂字成字說不盡故某略添字說敎盡八兄云自易說元亨利貞了直至濂溪康節始發出來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便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實際理地不染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

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

曾祖道問元亨利貞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先生云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萬物資之以始至哉坤元萬物資之以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是

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茍傷着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禮智信 黄先之録

先生曰乾之四德元譬之則人之首也手足之運動則有亨之意思利則配之胷臟貞則元氣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臟配之尤明白且如肝屬木木便是元心屬火火便是亨肺屬金金便是利腎屬水水便是貞 楊道

夫
錄

元之為義不專主於生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彖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為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為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特命辭之未善爾與張栻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為利為貞則亦元之為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

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說也以用言則元爲主以體言則貞爲主○答方士繇

時舉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先生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内先生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也

黄榦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先生曰

復只是囬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又記物事二字是氣字）流行到這裏來這裏住着却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母子相似未生之時母無氣不能成其子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氣去陰（又記是養字）他又到利貞處自不用養（又記養字是恁地字）又問自一念之萌以至于事之得其所是一事之元亨利貞先生應而曰他又自這

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是恁地又記曰氣行這裏住着便立這裏旣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甘節

録

又問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然亨却是禮次序却不同何也先生曰此仁義禮智猶言春夏秋冬也因問李子思易說以誠敬二字說乾坤如何先生曰其說乾坤二卦本於誠敬就其說中此條為善蓋渠以乾卦云閑邪存其誠坤卦云敬以直内

故說及誠敬耳 董銖錄

問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無先後曰此四句配金木水火土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曰中正仁義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是惻隱慈愛之處

義是裁制斷決之事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貞中是亨仁是元今案皆謂發用處及之處之事等語皆未曉更考○廖德明録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却是動智却是静先生云周子太極圖中乃是如此說又云熹前日答一朋友書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荅董銖問說卦書

問通書明通公溥庶矣乎舊見履之所記先生語以明配木公配火溥配金溥何以配金曰溥如何配金溥正是配水此四字只是依春夏秋冬之序相配將去

明配木仁元通配火禮亨公配金義利溥配水智貞想是他記錯了

問五行之體質屬土否曰横渠正蒙有一說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温熱之氣便是火否曰然沈僩録

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二者如智之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廖德明録

元亨利貞譬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穟是利成實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無窮同上

問向蒙戒諭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着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今以樹為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榦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答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為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

何嘗息木雖凋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余大雅錄

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

德要就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遂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理便在其中伊川這段說話不得謂是有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說若不恁地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以一箇包子裹面合下都具了

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說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 晏淵録

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冬夏相似仁義是陽底一截禮智是陰底一截 同上

乾道便只是天德不消分别乾道變化是就乾道上說天德是就他四德上說 同上

元亨利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

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它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

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裏面自有次序到發見時隨感而動却無次序 晏淵錄

元亨是大通利貞是收斂情性 楊道夫錄

問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痒疴疾痛舉切吾身故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會通也會而通也通有

交之意嘉會猶言慶會會通而不嘉者有矣如小人同謀其情非不通也然非嘉美之會又安有亨乎利者義之和和合於義即利也利物足以和義蓋義者得宜之謂也處得其宜不逆於物即所謂利利則義之行豈不足以和義乎貞者事之榦徹頭徹尾不可欠闕人之遇事所以頹惰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貞故也此所謂貞固足以榦事文言四德大槩就人事言之自君子體仁以下體乾之德見諸行事者也是

以繫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荅云嘉之會衆美之會也如萬物之長暢茂蕃鮮不約而會也君子能嘉其會則可以合於禮矣如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義之和處義有分别斷割疑於不和然行而各得其宜是乃和也君子之所謂利也利物謂使物各得其所非自利之私也榦猶身之有骨故板築之栽謂之楨榦此可以識貞之理矣

問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荅云此語最穩當

戊己土律中黄鍾之宫詹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出一黄鍾這箇說話熹思量得不是恁地蓋似此元亨利貞黄鍾略略似箇乾字宫是在可字中間又似是非在惻隱之前其它春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宫聲如京房律準闕絃為黄鍾不動十二絃便拄起應十二月　林夔孫録

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雖四德之長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

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物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静無端隂陽無始者此也陳埴録

意必固我四字正與元亨利貞四德相類元者善之長貞便是善成就處私意之萌以至於我亦是無狀成就吴必大録

意必固我亦自有先後凡起意作一事便有必期之望所期之事或未至或已過又執滯而留於心故有有

我之患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正如四德貞是好底成就處我是惡底成就處萬人傑錄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沈僩錄

元者善之長也先生曰左傳作元者體之長也似到說得好

趙師夏問元者善之長也先生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潘時舉錄

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子良看來良字却是人之初心子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 徐寓録

仁是惻隱之母惻隱是仁之子又仁包義禮智三者仁是長兄管屬得義禮智故曰元者善之長 廖德明録

以萬善之先名仁殊不親切且以所引易傳及四時之春者體之即見熹前所論統仁義禮智及四端而言者其分界限明而血脉通貫不必别立名字但要用工致力使眞不失此心然後為得耳 荅呂祖儉

且如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不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底别做一物也同上

如易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但此善根之發迥然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以惡為對矣其本則實無二也

此段疑有誤字○答何鎬

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如何是得之最

先曰人先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輔廣録

亨者嘉之會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無一物不得其美故曰嘉之會也吳必大録

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葢言萬物各有好時然到此亨之時皆盛大長茂無不好者故曰嘉之會會是會集之義也人之修為便處處皆要好不特是只要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旋皆中乎禮可也故曰嘉

會嘉其所會也 呂煇録

問亨者嘉之會也與嘉會足以合禮嘗讀程傳其義未通如何曰嘉是美會是聚無有不美便是亨蓋自春至夏無一物不豐盈便是亨遂若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則不可以爲會須是衆美合聚方可謂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自上文君子體仁而言謂嘉其所會此嘉字却説得輕如文之以禮樂文字亦是輕闕如言禮樂之文則文字爲重也謂如在人一言之美

一行之美皆未盡善須是嘉其會使無一言一行不美都無私意了便能合於禮也黄當問利物足以和義都有箇分别當其分時覺得似不和及各得其所物皆利是乃和義也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分别如此則君得其所以為君臣得其所以為臣父得其所以為父子得其所以為子各得其利所以和也若君處臣位臣處君位安得和乎又問覺得於上句字義顛倒曰惟其利於物者所以和其義耳萬人傑問

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之文似不同曰前日已

說了屬北方者便着用兩字方能盡之吴必大録

問亨者嘉之會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春天

萬物發生未大故齊到夏一齊發生都齊旺許多好

物皆萃聚在這裏便是嘉之會曰在人言之則如何

曰動容周旋皆中理便是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須

是嘉其會始得

問亨者嘉之會先生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木言之發

生到夏時好處來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曰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

孔子於文言只說利者義之和是掉了那利只是義之和為利葢是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利呂燁録

先生云利者義之和所謂義者如父之為父子之為子君之為君臣之為臣各自有義然行得來如此和者

豈不是利利字與不利字對如云利有攸往不利有攸往

或問利者義之和也曰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云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也安得云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上求也金去偽錄

明道云義無對或曰義與利對道夫問若曰利者義之

和則義依舊無對曰正是恁地 楊道夫録

利者義之和也曰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義之和處便是利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是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字則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却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

利者義之和義是箇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然

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和也 沈僩錄

易言利者義之和若以理言之義自是箇斷制底物事有凛然不可犯處似不和矣然實則和若臣而犯君子而犯父不安其分便是不義不義便不和矣孟子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也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若依本分時爾得爾底我得我底則自然和而有別若上下交征利闕侵相奪便是不義不和而切於求利矣東坡闕義者

義之和論却便把利做別一箇物事來和這義都不是了東坡於理上無所見只是胡亂恁地說

易裏說利者義之和利只在義之和義本是箇裁割斷制之物惟施得宜則和此所以為利往前人說這一句都錯如東坡說道利所以為義之和他把這義做箇慘殺之物看了却道得利方和利是乾卦閎何這一句却去說義兼它全不識義如它處說不閎

又曰有所不行只連下面說方通如曰有所不行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如易裏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葉賀孫錄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初此處解得亦未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者義之和句義似初不和而却和截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

萬物各止其所却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徐寓録

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熹在當時必與它辨却笑曰必被它無禮郭友仁録

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曾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

必曉得以義為利之意却一向只營營貪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行吾仁非為不遺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非為不後其君而行義 葉賀孫録

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這利字是箇壚柸釁糟底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着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

裏住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沈僩錄

施學諭問利者義之和先生指在坐云如何說可學云義乃利之和處曰義之分有別似乎無情却是要順乃和處蓋嚴肅之氣也而萬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

又曰亨者嘉之會聚也正是夏萬物一齊長時然上句嘉字重會字輕下句會字重嘉字輕鄭可學錄

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是義便兼得和若只理會利却

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

正固便是事之幹傳曰亨貞之體名稱其事明其義與乾坤不殊但各主於其事而言耳答方士繇

貞者事之幹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幹闕

晏淵問君子貞而不諒先生曰貞者正而固也

闕　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憑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説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闕

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潘時舉錄

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

體仁本義云以仁為體者猶言自家一箇身體元來都是仁又云本義説以仁為體似不甚分明然也只得

恁地說　呂煇録

問體仁長人解云以仁為體是如何先生說只得如此要自見得蓋謂身便是仁也

問伊川解體仁長人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為元在人為仁只應就人上說仁又解利物和義作合於義而能利物亦恐倒說了此類恐皆未安否先生云然君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前輩之說不必辨它不是只自曉得便了

嘉會會者萬事皆發見在裏處得事是謂之嘉會一事不是不喚做嘉會會是禮發見之後意思却在未發見之前利物使萬物各得其所乃是義之和處義自然和不是義外別有箇和○黄顯子録

嘉會須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却在禮之先嘉其所會時未說到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利物時未說到和義在然能使物各得其利則便能和義會字說道是那萬物一齊發見處得它盡嘉會便是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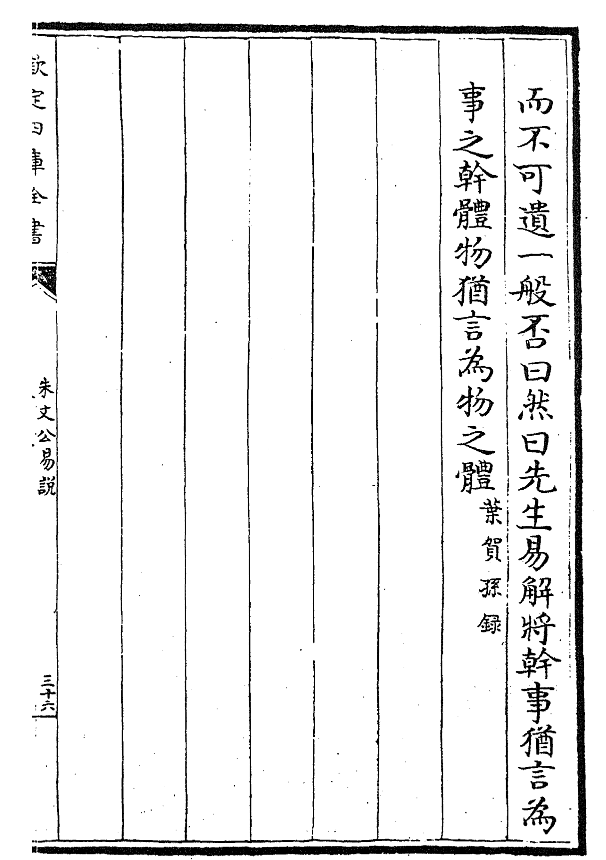
只一事兩事嘉美時未為嘉會會字張葆光用齊字說說得幾句也好使物各得其宜何利如之如此便足以和義這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說戰國時利是不好底這箇利如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利和字也有那老蘇所謂無利則義有那慘殺而不和之意蓋於物不利則義未和 晏淵録

時舉問利物足以和義曰斷是非别曲直近於不和然是非曲直辨則便是利此乃是和處也 潘時舉録

利物足以和義凡說義各有分別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各自不同似於不和然而各正其分各得其理便是順利便是和處事物莫不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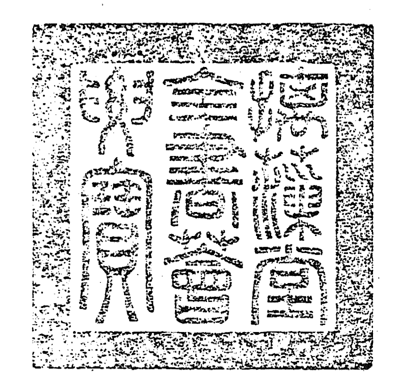
上古之易方是利用厚生周易始有正德意如利貞是敎人利於貞正貞吉是敎人貞正則吉至孔子則說得道理又多 李閎祖錄

趙師郱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趙師夏問與體物



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曰先生易解將幹事猶言為事之幹體物猶言為物之體 葉賀孫錄

晦庵朱文公易說卷十五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舉人臣厲守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朱文公易說卷十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臣王杰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十三 經部

晦菴朱文公易說卷十六　　宋　朱鑑　撰

文言傳

問乾卦九四内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曰此說文言六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位此是子曰以下分說其後却錯雜說了又曰文言多歸聖人上說林學蒙録

易只消認它經中七段乾坤二卦分外多了一段認無

這箇了向後面底不大故費解說

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但九三一爻又似說學者事豈聖人亦有待於學邪所謂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先生曰聖人亦是如此進德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强而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又問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在聖人則自然如此為盛德之至閑邪存其誠在聖人則為無斁亦保是此意否

先生曰謹信存誠是裏面工夫無迹忠信進德脩辭居業是外面事微有迹在聖人分位皆做得自別董銖録

問程易以文言中三段論潛龍以下六爻分作乾之用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先生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賛詠乾之德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賛詠發明以示人

耳董銖録

横渠論易乾卦諸爻恐皆過論大抵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云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

而德無淺深也然其本意亦甚分明未嘗過為深巧如横渠之説也且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衆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已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庸言庸行閑邪存誠之迹又從而化之也九三則雖渉此危地而但進德脩業之不已也九四則其位愈進其危益甚明四亦但知循理不恤其他也九五則以天德君天位而天下莫不仰覩之也上則過極而亢不能無悔矣若以德言則愈進愈高

此當為聖而不可知之地又豈有可悔邪今横渠專以聖人為說已失本經之指又逐爻為漸進之意又非文言之義且其龍德正中不在九二而在九三九二之德博而化非進於九三則未免於非理非義之失而其取義前後相妨因繆益訛而轉不得其所矣大抵近世說經者多不虛心以求經之本意而務極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閒略有縫闕如可鉤索略有形影如可執搏則遂極筆模寫闕

于經而謂經之為説本如是也其亦誤矣此數段文義正淳所疑多得之但謂九三天下將歸益當進德脩業為未然乾乾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雖處危地而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亦不是言脩闕漸只是見德業内外之别蓋心則致誠以闕脩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倦闕待旦意雖略相近而不相似也九四只是闕自無固必耳亦不為信孚於人而後可躍也

問初九龍德而潛隱止言其自信自樂而已至九闕見地上始見其純亦不已之功也荅云潛者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德雖已完特未著見旣處無過之闕唯在閑邪純敬而已雖曰無過然而不閑則有闕確乎其不可拔非專謂退遯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焉而已其守無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意忠信脩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脩業之說知至知終則又詳言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親切縝密無

纖悉之間隙忠信便是着實根基根基不實何以進
步脩辭立誠只於平日語黙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
不思而發意味自别明道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内
義以方外之實事者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
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
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
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地也知而行行而知者
交相警發而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得一息

之間哉九三雖曰聖人之學其實通上下而言學者亦可用力聖學淵源幾無餘藴矣忠信心也脩辭事也然藴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也脩於事者所以養其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内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知至至之主至知終終之主終程子此説極分明矣問上下无常進退无恒非為邪枉非離羣類則其心之所處果安在哉荅曰隨時而變動静不失其宜乃進德脩業之實也

乾之九二處得其中都不着費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已若九三則剛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

據於德有時也會失了必依於仁此心常存則照管得到能守是德游於藝似得無緊要底事然能如此是工夫大故做得到了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 林夔孫録

問易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如此已自好又曰閑邪存

其誠何也先生云此是無斁亦保呂燀録

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得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無射亦保雖無厭斁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是淵録

常言既謹常行既信但用閑邪怕它入來此正是無射亦保之意沈僩録

前書奉問謝公之説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為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

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荅吕祖謙

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脩辭立誠相似否曰它地位自别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脩辭立誠大段着氣力又問進德脩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脩業不但為一身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而進林夔孫録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它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説道閑邪

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便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須防它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葉賀孫録

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處事差失則奈何先生云未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闕）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闕）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闕）

每每如此廖德明録

守口如瓶不妄是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蟻封乃小巷屈曲之地是折旋中矩不妄動也游僩録

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這箇君德却是要發明大人即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别是箇大人故如此互相發明使三百八十四爻皆恁地凑着豈不快活人只為中間多有凑不着底不可曉晏淵録

利見大人君德也夫子怕人不把九二做大人别討一

箇大人所以去這裏説箇君德也兩處皆如此説龍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有君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却説得這箇大人做兩樣晏淵録

進德脩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須是如此業却須着居修業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只住在這裏面便是居不成道修此二箇了便了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揀擇言語的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説這箇做兩

字明道只做一意說明道說這般底說得條直_{晏淵}

問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業云云曰這忠信二字正是中庸之反諸身不誠孟子之反身而誠樣誠字是知得真實了知得誠然是如此更攧撲不碎了只欠下手去做在脩辭立誠則是真下手去做忠信是知得到那真實極至處了脩辭立誠是做到那真實極至處若不是真實知得進箇甚麽前頭黑淬淬地如何地進得去既知得若不真

實去做那箇道理也只懸空在這裏無箇安泊處所謂忠信也只是虛底道理而已這裏極難說須是合中庸反諸身不誠與孟子反身而誠諸處看舊又見先生說孟子有諸己之謂信是易中所謂忠信非言忠信之忠信也若看不透且休待他時看而今止是這忠信所以進德一節看未得所以那脩辭立誠一段也看未得又問所以只說脩辭者只是功夫之一件否曰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無不發出來也是一件大事又曰忠信是始脩辭立誠

是終知至至之是忠信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問至之是已至其處否曰未在是知得那至處方有箇向望處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了終之而不去又問忠信所以進德止居業也可以做聖人事否曰不可所以進德正是做工夫處聖人則不消說忠信了只說得至誠問如此則皆是學者事曰然這裏大緊都是學者事問頃見某人言乾卦是聖人事坤卦是賢人事不知是否曰㬥不見得如

此便是這物事勞攘好說他是聖人事它這裏又有說學者處如初九潛龍勿用子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事九二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說及至九三便說得勞攘只做得學者事矣問内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此却定曰然沈僩録

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兢兢業業日進而不自已如活龍然精彩氣焰自有不可及者直内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案本底

做將去所以為學者事也又云說易只是健順如此議論更無差錯萬人傑錄

問乾九二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三又言進德脩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逐爻取象此不是言德學節次是言居位節次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也已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

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進德脩業乾乾不息此便是伊周地位到九四位便乖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平所在縱有水亦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足不踏地跳得便天上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

九二安穩此是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時了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有二湯武鳴條牧野到上九又亢了看來人處天運中無一時閑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車一般一恁滚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進德脩業四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事上説忠信是心中誠實脩辭立誠是誠處有眞實底道理進德脩業

最好玩味用九蓋是說變黄顯子錄

林問乾九二君德也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到九三又却說進德脩業知至至之答曰聖人逐爻取象此不是言脩德節次是言居地位節次乾之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云云至潛龍也已自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到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

時節無可做只得進德脩業乾乾惕息恐懼到九四便乖這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躍已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也不可測伊川道淵是龍之所安某謂不是如此田是平所在縱饒有水也却淺淵則是深處那箇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只聽天矣以

聖人言之便是舜之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湯武鳴條牧野之事九三是伊周地位然已自是難了看來人處天運中無一時閑跳得時便做有德無位做不徹亦不失為潛龍吉凶悔吝無一息停如大車輪一般恁地衮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在這裏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徐寓録

忠信所以進德此段初只是解終日乾乾是終日對越

在天之義下文因而說天字道理其間有許多分別

如說如在其上如在其下亦只是實有此理自然昭著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如今事物莫非天理之所在然一物之中其可見之形即所謂器其不可見之理即所謂道然兩者未嘗相離故曰道亦器器亦道於此見得透徹則亦豈有今與後已與人之間哉

荅黃𧫴

問遺書云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

道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者坤道也謂之乾道者有進脩不已之意謂之坤道者有安靜自守之意否曰也髣髴如此但須識得忠信所以進德是如何楊仲思曰上只是發已自盡循物無違曰此只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是脩辭立其誠了童伯羽曰只是存主誠實以為進德之地曰如何便能忠信也未見得下落處黄榦曰恐作内外分説又曰只是如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曰也不必説得恁地高這忠信只是

如大學誠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須見得如此了則其獨自謹忠信分明是自然實心但不是先見得透徹如何能存主得會進德也且如中庸誠之者人之道誠之字全似固執意思然下文必先擇善而後可以固執須是先知始得乾卦正從知處說坤卦只從守處說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將去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幾也却是徑前做去有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都是先見得方會恁地如

云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之意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見得透忠信便是他此處着力不得更無使之忠信者如乾之健是他自然健不是硬要他健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未免謹貼把捉有持守底意思在不似乾卦見得來透徹若此兩卦二爻亦可見健順之義聖人言語或說得寛須是人自去裏面尋出方有工夫忠信所以進德是看得它知處破劉砥録

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熹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

道夫問易傳云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用力如何曰正是用力不用力如何得乾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透故勇猛嚴厲其進莫之能禦 劉砥録

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否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 同上

問忠信所以進德曰忠信𡷾嘗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決定徹底恁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脚退後只是不曾眞實做如何得進知至至之是見得恁地一向做去故可與幾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脩辭立其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又云進德是營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見成底屋而居之忠信二字與别處說不同因舉破釜甑

燒廬舍持三日粮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厮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林夔孫録

道夫問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箇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這便是横渠所謂块然太虚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

古今以血氣肢體言之便有人已理却只是一箇理也楊道夫録

問近思録伊川言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一段自然之氣以上自是說道下面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知如何曰皆是明道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無始無終底意思徐寓録

先生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實也然從知上來吾心知

得是非端的是如此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為實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處脩辭立誠又是進德事 董銖

録

忠信所以進德至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這箇只是解一箇終日乾乾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便無閒斷便是終日乾乾不必更說終日對越在天下面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云云便是說許多事都只是一箇天 葉賀孫録

又問忠信所以進德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既無不誠則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無一念之不誠然後有以為進德之地若有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工處德何由進須是表裏皆實無一毫之僞德方日新矣又問脩辭無一言之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實曰日日如此行是從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無頃刻不相似熹本義說見於事者又曰知崇禮卑亦此意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進

謂日見其進居謂常而不厭沈僩録

賀孫問夜來問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詳此一段意只是體當這箇實理雖說出有許多般其實一理也曰此只是解終日乾乾故說此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無聲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

謂之教此是就人身上説

忠信進德便是意誠處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有地可據而無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孰禦此段先生親筆也○

楊道夫録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必大竊疑居業當兼言行言之今獨曰脩辭何也曰此只是上文意人多因語言上便不忠信不忠信首先是言語因言忠信進德便只是大學誠意之説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有此

根本德方可進脩辭只是言顧行行顧言之意吴必大録

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荅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徙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先生曰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縁得進輔廣録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是實其心之所發呂焊録

忠信所以進德只着實則德便自進居只是常常守得常常做去晏淵録

業只是這箇業今日脩辭立其誠明日又脩辭立其誠

同上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忠信猶言實其善之謂非主忠信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之忠信也能實其為善之意自是住不得德不期進而自進猶飢之欲食自是不可已進德則所知所行自進而不已居業則只在此住了不去只着進字居

字可見進者自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功程也此一段只是說終日乾乾而已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業是外面有端緒者　鍾震編次

道夫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業這是知得此理後全無走作了故直拔恁地勇猛剛健做將去

便是乾道資敬義夾持之功不敢有少放慢這是坤道曰意思也是恁地但乾便帶了箇知底意思帶了箇健底意思所謂進德又是他心中已得這箇道理了到坤便有箇順底意思便只蒙乾之知更不説箇知字只説敬義夾持做去底已後事道夫問敬以直内若無義以方外也不得然所謂義以方外者只是見得這箇道理合當恁地便只斬截恁地做將去否曰見不分曉則圓後糊塗便不方了義以方外只那

界限便分别四面皆恁地平正楊道夫録

或問脩業德亦有進否曰進德只就心上言居業是就事上言忠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却脩辭立誠就事上理會所以居業也進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葉賀孫録

黄顯子問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上面忠

信與脩辭立誠未是工夫到下面方是工夫是否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未是工夫只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為本忠信只是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箇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即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為實者且如孝須實是

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脩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一日强似一日一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

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進業要終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道理常常存在這裏可是心肯之義譬如昨日是無柰何勉强去為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為善葉賀孫録

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先生曰忠信者能實其善之謂其欲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

臭人能如此則其德不期進而進矣知之所至力必至之故曰知至至之不待已至而必知其將至故曰可與幾也精舍所聞

問忠信進德一段先生云忠信是心中所發眞見得道理如此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般脩辭立誠是就事上說欲無一言之不實也問脩辭也只是舉一端而言否先生云言者行之表故就言上說又云知至至之是屬忠信進德上說蓋眞見得這道理遂求以至之

知終終之是屬脩辭立誠上說蓋是已行到那地分了遂守之而不失又云忠信進德是見箇脩辭之誠底道理脩辭立誠是行箇忠信進德底道理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一段先生曰這忠信如反身而誠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恁地底地位是主學者而言在聖人則為至誠忠信不足以言之也忠信是二十分眞箇見得這道理決然是如此更擻撲不破了既見得如此便有箇進處所以曰進

德脩辭立誠便是眞箇做得如此又云眞箇如此去做所以曰居業然而忠信便是見得脩辭立誠底許多道理脩辭立誠便是居那忠信底許多道理蓋是見得分明方有箇進處若不曾見得分明則從何處進黑窣窣地進箇甚麼然只見得箇道理是如此却又不去做便是空見得如不曾見相似知至至之如忠信進德底意思蓋是見得在那裏如望見在那裏相似便要到那裏所以曰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如脩

辭立誠底意思蓋已是在這裏做硬要做到那裏所以曰可與存義若只是見得不去行時也如何存得許多道理惟是見得而又能行方可以存義也又問忠信至可與存義也如思而不學底意思否曰也略是這些意思但這箇大不須恁地說了呂煇録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乾道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坤道也先生看必大之說曰近之然乾體健坤體順篤實輝光是乾之道故曰忠信進德脩

辭立其誠皆健之義虛順涵養是坤之道曰敬曰義
皆虛也故曰陽實陰虛吳必大錄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是乾德只
是健底意思恁地做去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如何是
坤德只是順底意思恁地收斂
問先生謂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如何曰
仲弓資質温粹顏子資質剛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

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謹做將去顔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顔子如漢高祖仲弓如漢文帝輔廣録

劉砥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乾道恐是有進脩不已之意坤道是安靜正固之意否曰大略也是如此但須識得忠信所以進德是如何仲思曰恐只是發已自盡循物無違曰此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依

舊是脩辭立其誠了伯羽曰恐是存主誠實以為進德之地曰如何便能忠信仲思所說固只是見於接物蜚卿所說也未見下落處直卿曰恐作內外分說如中庸所謂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曰也不必說得恁地高這只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其獨自謹童伯羽錄

銖因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道是健決意坤道是確守意先生曰顏子是近前與它一刀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久而賊自遁去此亦只是一

箇道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耳　董銖録

袁子節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先生云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静重而持守　潘時舉録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者坤道也只是健順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乾道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坤道又曰公但看進德立誠是甚麼樣强健葉賀孫録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業如何是乾德敬以直内如何是坤德曰忠信所以進德是健底意思是硬立脚做去敬以直内是順守意思是恁地收斂做去徐寓録

又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先生云乾道者是見得善惡精粗分明便一刀兩段斬截了坤道便順這一邊做將去更不犯着那一邊又云乾道如

創業之君坤道是繼體守成之君　呂煇録

問克己復禮乾道也此莫是知至已後工夫否曰也不必如此説只見得事且就一事上克去便是克己終不成説道我知未至便未下工夫若以大學之序言之誠意固在知至之後然亦須隨事脩為終不成説道知未至便不用誠意正心但知至已後自不待勉強耳　錢木之録

問顔子問仁與仲弓問仁處看來仲弓才質勝似顔子

曰陸子靜向來也道仲弓勝似顏子然却不是蓋克己復禮乾道也是喫一服藥便效主敬行恕坤道也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公看顏子有極大力量一克己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祖道曰雖是如此然仲弓好做中人一箇準繩至如顏子學者力量打不到不如且學仲弓先生曰不可如此立志推第一等與別人做顏子雖是勇然其着力下手處也可做因舉釋氏云有一屠者放下

屠刀立地成佛底事或曰如不遷不貳却是學者難做底曰重處不在怒與過只在遷與貳字上看今不必論怒與過之大小只看不遷不貳是甚模樣又云貳不是一二之二是長貳之貳蓋一箇邊又添一箇此謂之貳又問守之也非化之也如何曰聖人則却無這箇顔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又問先生適説克已復禮是喫一服藥便效可以着力下手處更望力為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

克己蓋人只有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卧無不有此二者但須自省察譬坐如尸立如齊此是天理當如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了至如一語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去復禮只爭這些子所以禮謂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理今復禮便是天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

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天理也天理人欲其間甚微於其發處子細認取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知其為天理便知其為人欲既知其為人欲則人欲便不行譬如路然一條上去一條下去一條上下之間知上底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地做將去久久自然安泰人既不隨私意則此理是本來自有底物但為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豈不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於静處一思念道我今日於父兄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心便復了也只於此處牢把定其功積久便不可及同上

夫子告顔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當之苟惟不然只是就告仲弓處着力告仲弓之言只是渟和底人皆可守這兩節一似易之乾一似易之坤聖人於

乾說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煞廣闊於坤只說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止緣乾是純剛健坤是純和柔之德

銖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坤道也脩辭恐是顔子非禮勿言之類敬義是確守貞一如仲弓問仁之類脩省言辭等處是剛健進前一刀兩斷功夫故屬乎陽而曰乾道敬義夾持是退步收斂確實靜定功夫故曰坤道不知可作如此看

否先生曰如此看得極是又問程子又云脩省言辭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恐此謂乾道坤道處亦不可作兩事看先生曰固皆是脩已上事但若分言則須如此分别大抵看道理要看得他分合各有着落方是子細董銖録

周良問克己復禮乾道也持敬行恕坤道也曰乾是見羣龍无首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坤則都無頭但利牝馬之貞而已

所以乾卦自君子進德脩業以至於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來如坤則但是說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只說得一截如顔子克己復禮工夫却是從頭做起來是先要見得後却做去大要着手脚仲弓却只是據見成本子做只是依本畫胡盧都不問着那前一截了仲弓也是和粹但精神有所不及顔子是大故通曉黄義剛録

伊川云忠信所以進德聖人之事敬以直内賢人之事

一便恁地剛健一便恁地柔順葉賀孫録

進德脩業這四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脩辭立其誠是說處有真實底道理進德脩業最好玩味晏淵録

德者得之於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裏行出來方見得這便是行忠信是真實如此同上

知至雖未做到那裏然已知道業可居心心念念做將去脩辭立其誠以終它終便是居了進德知至可與

幾是一類事這般處說得精便與它崇德廣業知崇禮卑一般若是那始條理終條理說得麤同上

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去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道長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故進德是要日新又新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說道可與幾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貼着那幾字至字又貼着那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只是這

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箇居字終者只這裏終居字貼着那存字終字又貼着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晏淵錄

乾是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坤則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己復禮底是要見得天理人欲後方做將去仲弓却只是據見在持守將去黄義剛錄

問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曰坤是箇無頭底其

繇辭曰利牝馬之貞先迷後得乾爻皆變而之坤其辭曰見羣龍无首吉乾便從知處說起故云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坤只是從持守處說起故云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克己復禮也是有知底工夫在前主敬行恕只是據見定依本分做將去林䕫孫録

江德功言乾是定理坤是順理近是黄升卿録

志乾氣坤同上

佐問進德脩業進德只一般說至脩業却又言居業何

也先生曰未要去理會脩字居字且須去理會如何是德如何是業佐對云德者恐是本於内而言業者見於外而言先生曰内外字近之德者得之於心者也業者乃事之就緒者也如古人所謂業已如此是也且如事親之誠必真箇是得之於吾心而後見於事親之際方能有所就緒然却須是忠信方可進德蓋忠信則無事不誠實猶木之有根其生不已蕭佐録

林學履問脩業居業之别先生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

也逐日脩作時是脩常常為此是守又問頤六爻伊川解云上三爻是養德義下三爻是養已養口體是否曰上三爻是養人下三爻是資人以養已養已所以養人也黄義剛録

叟淵問進德脩業復云居業脩居所以不同先生曰德則日進不已業如屋室未脩則當脩之既脩則居之襲蓋卿録

因說進德脩業進字居字曰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鶻突

都只見成一片黑淬淬地須是只管看來看去認來認去今日看了明日又看早上看了晚間又看飯前看了飯後又看久之自見得開一箇字都有一箇大縫罅今常說自得又豈是懸空見得亦只是玩味之久自見得文字只是舊時文字只是見得都開如織錦上用青絲用紅絲用白絲若見不得只是一片皂布 葉賀孫錄

問蘇季明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

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何如曰季明是横渠門人祖横渠脩辭之説以立言傳後為脩辭是有缺字為居業明道與説易上脩辭不恁地脩辭只是如非禮勿言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便是理會敬義之實事便是表裏相應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便是立誠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業便是逐日底事業恰似日課一般忠信所以

進德為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見得理之不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恁地則德不期而進矣誠便即是忠信脩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只管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汩没動蕩立不住了明道便只辨他脩辭二字便只理會其大規模伊川却與辯治經便理會細密都無縫罅又曰伊川也辯它不盡如講習不止只是治經若平日所以講習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與應事接物有合講者或更切於治

經亦不為無益此更是一箇大病痛同上

又曰出辭氣斯遠鄙倍是脩辭立其誠意思同上

内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擇言便是脩省言辭篤志便是立誠知至至之便是知得進前去又曰知至便是真實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至之便是真箇求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地知終便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守得便終保守取便是終之脩辭立其誠便是知終終之可與幾是未到

那裏先見得箇事幾便是見得到那裏可與存義便似守得箇物事在一箇是進一箇是居進如日知其所亡只管進前去居如月無亡其所能只管日日恁地做同上

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脩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

也其曰脩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脩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答翚豊

晏淵問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曰且如胡說脫空誠意如何立說話一句是一句的確方立得誠居業如人住屋子日日如此

明道先生論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得來如此動活流轉伊川以篤志解立其誠則緩了

伊川解脩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寛不如明道說云脩其辭正為立已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

擇言是脩辭篤志是立誠大率進德脩業秪是一事進德是就心上說脩業是就事上說 楊道夫錄

道夫問内積忠信是誠之於内擇言篤志是誠之於外

否曰内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問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之是力行自今觀之固是如此然細思恐知至與知終屬致知至之終之屬力行二者自相兼帶曰程子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然某竊疑似亦不必如此說只將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自得蓋無一念之不誠所以進其德也德謂之進則是見得許多又進許多無一言之不實所以居其業也業謂之居便是知之至

此又有以居之也同上

問脩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立其誠便是那後面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脩辭立其誠其字當細玩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誠即指忠信也呂煇錄

問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温公曰當自不妄語入此易所

謂脩辭立其誠也答云近之答程洵

内積忠信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在着力守之葉賀孫錄

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恐是大略立箇期限如此曰這箇只是箇始終呂煇錄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舊來所説未是遺書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蓋上句則以知至為重而至之二字為輕下句則以知終為輕而終之二字為重也存

義言其有以存是理而不失非有取乎不過之義也
荅方士繇
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它到那處這裏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它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

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 葉賀孫錄

劉礪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去蓋求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先知為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所在所謂可與幾也存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理如此則堅守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 沈僩錄

知至至之知至則知字是輕至字是到那處至之則至

字是實之字是虛如知得要到臨安是知至須是行到那裏方是至之大學知至知字是重至字是輕葉賀孫録

林問知至與知終終字與至字其義相近如何先生曰這處人都作兩段衮將去所以難得分曉知至與至之知終與終之分作四截説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至之是須着行去到那處故曰知至至之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故曰知終終之上兩箇知

字却一般舉遺書所謂知至至之主知也知終終之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却主知下却主終要得守故如此徐寓錄

知至至之知其可至而行至之也知終終之知其可住而止之錢木之錄

知至至之此知謂進德者也知終終之此知謂居業者也進德者日日新又日新進進而不已也居業日日守定在此也然必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心不在時如

何脩得於乾言忠信者有健而無息之意於坤言敬者有順而有常之意同上

銖問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如此知至知終皆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主於知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主於行故可與存義如何先生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眞箇到那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旣知到極處便行進

到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者不似今人草草略知得而已其所知處此心真箇一一到那上也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以知得端的如此此心自實從此處去做便是進德處也○董銖録

上下无常非為邪進退无恒非離羣是不如此只要得及時又云如此說也好晏淵録

又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者進德脩業九三已備此則欲其及時以進耳董銖録

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雖使而今無少間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眞箇龍虎若是眞龍虎必生風致雲也沈僩録

又曰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横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說董銖録

問王弼說初上無陰陽定位如何先生云伊川說陰陽奇耦豈容無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九不當位乃

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或問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答云元亨是乾之用處利貞便是乾之意思如人在此說話便是發用處纔默而不言自有箇意思在那裏呂燁錄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陳文蔚錄

利貞者性情也是對元亨而言動而發散在外靜時便收藏在内性情猶言體質吳必大録

又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性情如言本體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體却在下用却在上如春時發生到夏長茂條達至秋結子有箇收斂撮聚底意思但未堅實至冬方成在秋雖是已實漸欲脱去其本之時然受氣未足便種不生故須到冬方成人只到秋冬疑若不見生意不知都已收斂在内如一株樹有千

子結實各具生理却將其子種之便可成千株樹剥卦碩果不食正是此義於此見得生生不窮之意天地大德曰生天地别無勾當只是生而已這箇道理直是自然無安排聖人亦只是見得此機緘而發明出來耳程傳解四德只就物上説最為明白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下得遂字尤好通書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即發見於外者復是性體同上

利貞者性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穀草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它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得它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那利貞誠之復處

又問一陽動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如何利貞處乃為乾之性情先生曰元亨者發見流行之處利貞乃其本體無所作用之實性情猶言情狀於其收斂無所

作用方見得它情狀眞實董銖録

不言所利是說不似坤利牝馬之貞但說利貞而已淵晏録

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此語說得好

問乾不言所利程易謂無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先生曰是也乾則無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矣董銖録

大哉乾乎陽氣方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這裏了所以說剛健中正然不可道這裏却夾雜些陰柔所以却說純粹精

先生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董銖録

問乾剛健中正或謂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

後有陰陽剛柔之别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邪先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無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此意也董銖録

剛健中正為其嫌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是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者著一件物

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熹說與它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却將兩箇偏底物事放在劈頭如何不討箇渾淪底放在那裏注中便是破它說

林學履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正未必中也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黃義剛錄

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楊道夫録

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陳文蔚録

學聚問辯聖人說得寛這箇便是下面所謂君德兩處

說君德皆如此

學聚問辯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楊道夫錄

問大抵學便踐履如何曰不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辯之旣探討得是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且未可說仁以行之周謨錄

或躍在淵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乎九五之位亦無嫌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文言又以

非為邪也等語釋之_{荅方士繇}

又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為一安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因説人常云如鷄覆子啐啄同時不知是如此否時舉云舊時家間常養鷄時舉時為兒童日候其雛之出見他母初未嘗啄蓋氣數才足便是横迸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

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潘時舉録

問程易言天專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地即道邪抑天地是形所以為天地乃道邪先生曰伊川此句檃未敢道是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葢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葢大人无私

以道為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德其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董銖錄

問志壹則動氣是先天而天弗違氣壹則動志是後天而奉天時其意如何曰此是橫渠恁地說他是說春秋成後致麟先儒固亦有此說然亦安知是作起獲麟麟出後被人打殺了也掩采黄義剛錄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愚謂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却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穫菑畬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為協耳（與張欽夫）

坤文言

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沈僩錄

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何也先生曰靜無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董銖錄

坤只說得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說了坤從首至尾皆去却一箇頭如云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无成有終皆是無頭文蔚曰此見聖人賢人之分不同處曰然陳文蔚錄

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

也名堂室記

此德不孤與易中説德不孤不同此但言有德者聲氣相求自不孤立故必有鄰易中却是説敬義既立則內外兼備則其德盛而不孤也答曾祖道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文言將敬字解直字將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即解大字也敬而無義則做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以之事君則忠

於君以之事親則悅於親以之交朋友則信於朋友自然不習无不利也方外之方謂有義以處之事皆合宜移易不得如物之方截然不可動若圓物則可轉也吳必大録

敬以直内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升卿録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直是直上直下胷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

敬以直内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别有箇義敬譬如鏡義

便是能照底廖德明錄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只是此二句格物致知是義以方外

先生問竇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

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廖德明録

鄭昭先問敬義之説荅曰敬是立已之本義是處事截然方正各得其宜道夫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莫是

合內外之道荅曰久之則內外自然合又問敬以直內後便能義以方外還是更用就上做工夫曰雖是如此也須是先去敬以直內然後能義以方外景紹曰敬與誠如何曰敬是戒謹恐懼之義誠是實然之理如實於為善實於不為惡便是誠只如敬亦有誠與不誠有人外若謹畏內實縱弛這便是不誠於敬只不誠便不是這箇物 楊道夫錄

劉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這處便謂之仁曰

會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便可為仁如克已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

徐寓録

先生問曽理會敬字否對云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曰畢竟如何見得這敬字答曰端莊嚴肅則敬便存曰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纔

敬以直内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

問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理易言學荅云此說是也荅程洵

問日用間今且如何用工夫曰大綱只是恁地窮根究原來處真透徹又且須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此二句

為要

黃有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胷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荅出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已身做熹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

己行之若只恁地説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葉賀孫録

夜來説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眞箇是敬立則内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同上

敬以直内最是緊切工夫同上

童伯羽問敬爲體和爲用曰自心而言則心爲體敬和爲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爲體和爲用大抵體用無

盡時只管恁地移將去如兩儀對太極而言則太極為太極四象對兩儀則兩儀為太極八卦對四象則四象又為太極又如自南而視北則北為北自北而視之則北中自有南北也道理都如此又問異用同體不言同出於一理而曰同出於一心何邪曰理也說得而心較分明 楊道夫錄

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

理

問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從字意如何曰從順也敬便豎起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與義是箇體用亦猶坤卦說敬義徐寓錄

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内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同上

問居敬則内直内直則外自方居敬而行簡亦猶内直

而外方歟若居簡而行簡則是喜靜惡動怕事苟安之人矣曰程子說居敬而行簡只作一事今看得來恐是兩事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 輔廣錄

至之問君子義以為質一段程子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先生云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義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 潘時舉錄

陳剛云向見東萊說秦老語胡和仲云先丈說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一句是一句不是我只是敬以直內廖德明録

因檢近思録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顧謂道夫曰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者也不是了楊道夫録

游定夫編明道語録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呂與叔編則曰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與直內

底也不是又曰敬以直内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游定夫晚年亦學禪甘節錄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内外不備者為不然蓋無有能直内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内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曰能直内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别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

然特見末之察耳所謂有直内者亦謂其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它却全不管着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术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闕文能於根株之外别致其功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唯務上達而無

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内外不備之意矣然來書之云却是從儒向佛故猶藉先生之言以為重若眞彼種族則亦不肯招認此語矣如何 答李宗思

德之所以不孤者乃在於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方其主敬則其中無一毫私曲及其隨事裁處則事事物物截然有定理而不易敬義既立則内外德備所以不孤而有鄰也先生云此處恐不消得引易中來説論語

所說德不孤必有鄰只云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類應如小人為不善必有不善之人應之易中言敬以直内須用義以方外義以方外須用敬以直内孤猶偏也言敬義既立則德不偏孤言德盛若引易中來說恐將論語所說攪得没理會

德不孤易中所說與論語不同德盛逢原者易之說也善以類應者論語之說也各指所之不可兼用答方誼

易文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

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說與初同也答林熙之

仁父問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是氣象如此是實如此曰似恁地甘節録

仁父問程子所謂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管充廣將去則萬物只管各得其所若充之於一家則一家得其所充之於一鄉則一鄉得其所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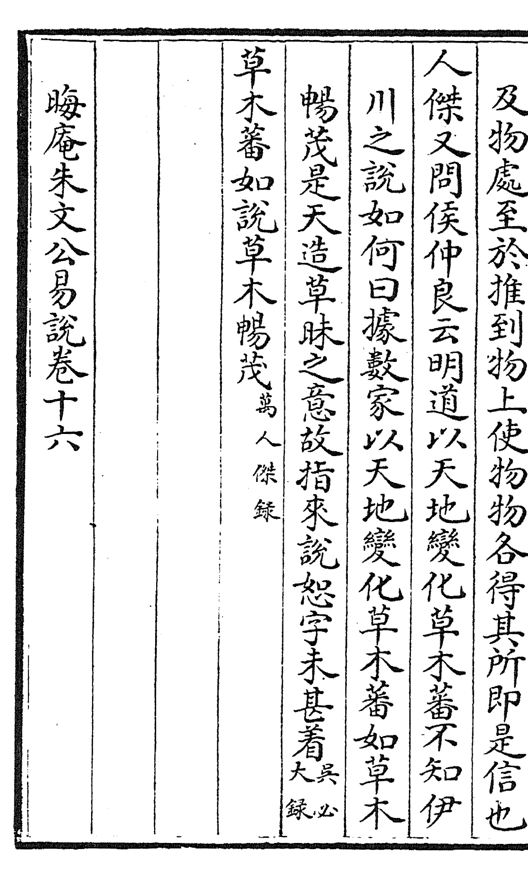
於天下則天下得其所如何不天地變化草木蕃若充廣不去則出門便有窒礙　葉賀孫錄

寓因問忠恕程子以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推廣不去天地閉賢人隱如何曰亦推己以及物推廣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絶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絶了便似

天地閉賢人隱　徐寓録

天地變化是忠忠則一草木蕃是恕恕則萬狀天地閉賢人隱是理當如此非如人之不恕是有吝意恕如春不恕如冬　甘節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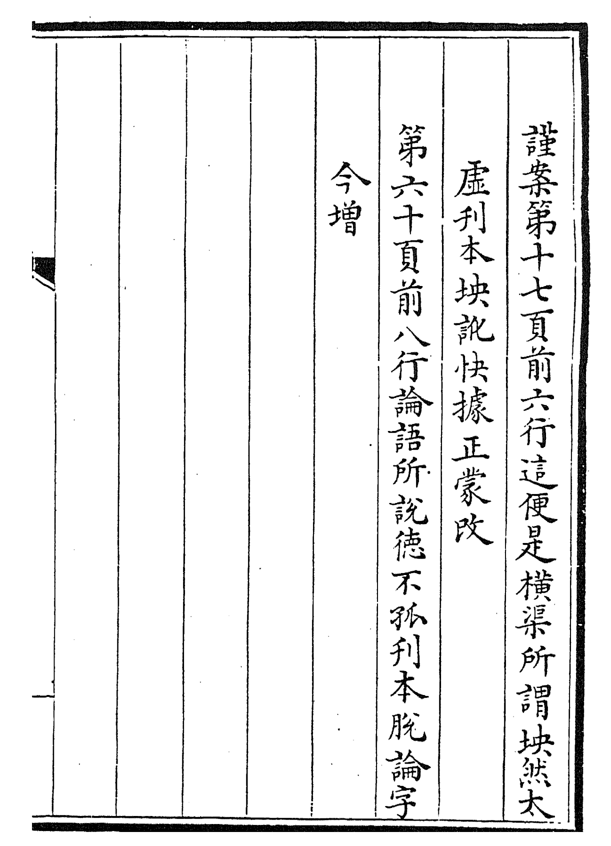
人傑問伊川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乾道變化猶是上體事至各正性命方謂之恕否曰非也恕字正是夾界半路上事或問盡物之謂恕伊川曰盡己之謂信推己之謂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是說推己


及物處至於推到物上使物物各得其所即是信也

人傑又問侯仲良云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不知伊川之說如何曰據數家以天地變化草木蕃如草木暢茂是天造草昧之意故指來說恕字未甚着吳必大録

草木蕃如說草木暢茂萬人傑録

晦庵朱文公易說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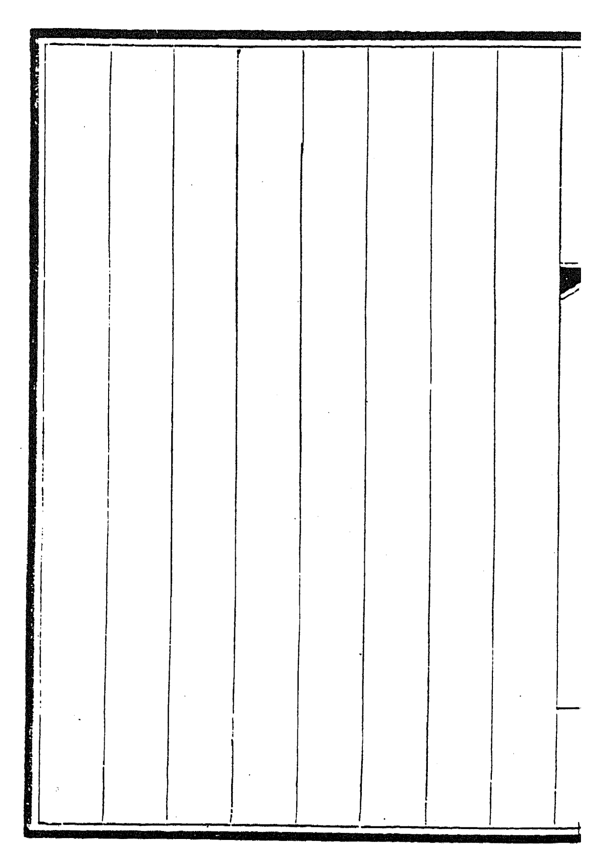


謹案第十七頁前六行這便是横渠所謂块然太

虛刋本块訛快據正蒙改

第六十頁前八行論語所說德不孤刋本脫論字

今增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舉人臣厲守訓